

长征色彩

■雷从俊

泽。那红色，既是山野果实之色，也是少年心底不灭的憧憬，是长征途中令人心碎的点点鲜红。而在《沉马》中，他以浪漫悲壮的诗笔，深刻记录了极度缺乏食物的红军战士，面对即将沉入泥潭的战马时矛盾丛生的心理活动。“萧萧晚风／吹亮了远方的篝火／天边残留着／一片马血样／鲜淋淋的晚霞……”诗中，赤红的落日照着渐渐沉入沼泽的无言战友，字字沉郁苍凉，句句直抵人心。正是被这红色信仰、红色故事、红色意象所打动，美国记者埃德加·斯诺、海伦·福斯特·斯诺先后深入实地采访，分别写下《红星照耀中国》（又名《西行漫记》）与《红色中国内幕》（又名《续西行漫记》），向世界真实介绍红军与苏区，生动报道长征事迹。数十年后，军旅作家魏巍以《地球的红飘带》为自己的长篇小说命名，以穿越硝烟的史诗之笔再写长征，让那条用脚步与鲜血镌刻在地球上的红飘带，在文学中获得了永恒。

“那巍巍雪山／像新世纪的臂膀／那奔腾不息的江河／在血脉里鼓荡。”当年听着红军故事，有感而发写下这句诗的时候，我对雪山的苦寒巍峨尚无切身的感受。在东北戍边多年，一次次见识玉宇茫茫的世界之后，我对祖国大西南那白色的雪峰、彻骨的严寒有了越来越贴近于前辈的体悟。灯下览读军史，我眼前常显现出一幅幅清晰的图画。6月的夹金山下草木茂盛，而海拔4000多米的山顶却是空气稀薄，寒风飞雪，冰雹不断。一支队伍向着雪山挺进：战士们有的穿着羊皮坎肩，有的胳膊上打着白纱绷带，有的棉衣中仅存的棉絮如一朵

守山观海

■陈云

此我们每个人都是‘多面手’。”晚饭后，连长带我参观营区，“天气好的时候能看见海，挺漂亮的。”站在二楼，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，眼前漆黑一片。

睡前，我与隔壁铺的老兵聊了一会儿。他回忆说，入驻之初，山上缺水少电，生活用水需要下山拖运。即便如此大费周折，每人每天也只能领到一脸盆水。“现在就不大一样了，山上不仅通了水，还配备了净水器，宿舍也安装了空调，条件越来越好了。”说到这里，他笑出了声。

不久，宿舍里鼾声四起。我半夜醒来，睡意全无。一看表才凌晨3点，我索性裹上迷彩大衣，蹑手蹑脚地向屋外走去。

山里的夜十分宁静，星光璀璨。“排长，你怎么起来了？”门口的岗哨诧异地问。“睡不着出来转转。对了，你们是不是有人睡在车上，晚上也不回来？”我上前询问。

“值班就是这样，白天盯着态势侦收信号，晚上就在方舱里打地铺，确保有情况能立即反应。这不，两个小时前还战备拉动了呢。”闻听此言，我一脸惊讶，全然不知在自己酣睡期间，他们竟有过一次紧张的战备拉动。

天亮以后，我惦记着看海，便又来到二楼。凭窗远眺，三分青山，七分碧空，朝晖下，海面闪烁着耀眼的波光。

天边有片海，海边有座山，山上有一群可爱的兵。他们像山一样屹立，似海一般柔情……

高原历险

■李江 姚树林

不足的情况，但好在能够正常行驶，真正让程张恒担心的是下达坂的路。

果不其然，由于自身的惯性和无级变速的缘故，下达坂时，挖掘机的速度越来越快。程张恒瞥了一眼倒车镜里越闪越快的路碑，踩下刹车。就在挖掘机速度降下来的同时，一股刺鼻的气味随之弥漫了整个驾驶室。程张恒心中一紧：刹车片磨损了。他迅速松开刹车踏板，从座位上站了起来，右手紧握方向盘，左手抓住位于左腿前方的先导阀。

程张恒对全元状说：“我现在用支腿制动，你抓紧了。”随后他把稳方向，缓缓往左推动先导阀。挖掘机两侧的支腿缓缓下降，直到4条支腿擦着地面时，机身终于停了下来。

“班长，这挖掘机就不适合这样机动，考核组给咱出了难题。”挖掘机在达坂底下停稳后，全元状立马抱怨起来。

“要真打起仗来，敌人可不管你的挖掘机能不能机动。”为了不耽误考核，程张恒迅速跳下车开始更换刹车片。

天色渐暗，程张恒驾驶着挖掘机抵达既定地域。当伪装网在月光下展开时，新型挖掘机的铲斗正精准地啃噬着冻土。程张恒抹了把脸上的汗水，瞥见全元状在驾驶室里对他竖起了大拇指。远处，指挥所的轮廓渐渐成形。

记忆

1999年7月，我被任命为某部三连政治指导员。9月上旬，连队按计划开赴广袤的科尔沁草原，展开为期50天的战术演习。

演习场上的日子，是真正的“晴天一身土，雨天一身泥”。官兵日夜鏖战，在高强度的训练中摸爬滚打。其间，我尽力组织了几场文体活动，可大家好像都提不起兴致。

国庆节临近，上级通知放假3天。我心里盘算着，这难得的喘息之机，必须让大家真正放松一下！

放假前征求意见，战士们的心愿很集中，也很简单：想收看国庆50周年大阅兵的电视直播！那场面，想想就让人热血沸腾。然而，演训地域深处草原腹地，接收不到电视信号。按往年惯例，连队进草原演习，电视机是“留守”营房的。更何况，方圆几十里不见人烟，想临时借一台都很难。

正在我不知道如何是好时，赶巧军需股要回团里拉给养。我跑去找军需股股长，请他顺道将我连的电视机捎来。我怕收不到信号，特意给在营区留守的副指导员写了个便条，叮嘱他配一条长一些的天线。

按计划，拉给养的车本该在9月30日傍晚前返回。可一直等到深夜11点多，也没有听到汽车的引擎声，我的心渐渐凉了。谁知国庆节一大早，一阵熟悉的轰鸣声远远地传来。战士们呼啦一声从帐篷里蹿出去，几个身手敏捷的战士跳上汽车车厢将电视机搬下来。

帐篷后面有一片白杨林，笔直的白杨树挤在一起，像一群倔强的哨兵。我决定就把场地设在这片“哨兵林”中。早上8点刚过，战士们早已按捺不住。他们搬着马扎，自发地在林间空地上围坐成一个整齐的半圆，中间特意留出空地摆放电视机。

打开电视机，屏幕上只有大朵大朵的雪花飘着，喇叭里一片“刺啦刺啦”的噪音。战士们脸上的笑容一下子僵住了。我拍拍手，很自信地说：“急什么？天线还没上树呢！”连里手脚最麻利的赵凯，把天线往肩上一搭，“噌噌噌”就爬上了那棵最直最高的白杨树。他爬到树顶附近，骑稳在一根粗壮的枝杈上，开始调试天线。

“有信号了吗？”



会师

■李增瑞

让我们回望这草鞋磨穿的征程
看红旗漫卷的黎明开启
看热浪翻滚的铁流汇聚

那通向胜利的城门敞开着
被无数五星照亮
湘江的涛，赤水的浪，岷山的雪瀑
沿红色血脉奔涌而来

草原深处听『阅兵』

■韩光

“还是雪花！”

“这样呢？”

“还不行！”……

赵凯急得直擦额头上的汗水。

我冲着赵凯喊道：“你先喘口气，然后慢慢转动天线，运气好的话，就能碰上信号了！”

赵凯听了我的话，左手拽住头顶一根粗树枝，定了定神，然后开始一点点转动天线。当天线转向正东方向时，电视里虽然还是没有画面，却隐隐飘出了乐曲声！

“赵凯，行了！别鼓捣了，见好就收吧！”树下有人喊，“看不见画面，能听听声音也知足了！”

赵凯把天线在树枝上固定好，人却没下来：“我得在树上听阅兵了，没有情况更好，万一有情况我能及时处理。”

听到赵凯这句话，所有人都向他投去了感激的目光。

如塬上的草，必然扑向浩荡的春风
像延河的水，终将汇入辽阔的海洋

腊子口的悬崖见证
六盘山的红旗见证
将台堡的土墙见证
哈达铺的邮报见证
八角帽下的目光
触碰到了
会宁城头的曙色
一个民族的新生
已然破土

霞光染红层层沟壑
信天游唱彻座座山岗
一个民族不屈的身姿
自狼烟弥漫的战壕
缓缓站起
站成世界之林，最倔强的脊梁

从此，每一粒种子，都静待万物复苏

“轰——轰——”庆祝大会开始后，50响礼炮的回声滚过千里草原，撞进每个人的胸膛。战士们安静地坐在马扎上，每双眼睛都紧紧地盯着那块落雪的屏幕。那专注的神情，仿佛真能透过纷扬的雪花，看见些什么。

“同志们好——”

“首长好！”

“同志们辛苦了！”

“为人民服务！”

声音夹杂着电流杂音，时断时续。突然，喇叭里一片沉寂。树上的赵凯手指一动，方队踏过长安街的脚步声又响起来了。那声响忽远忽近，每一步，都沉沉地踩在所有官兵的心口上。

受阅的战机起飞了！

所有人都下意识地仰起了脸。草原上空的云压得很低，那一刻，仿佛真有战鹰正从自己的头上飞过一般。

直到整个阅兵式结束，大家始终认真聆听着喇叭里传来的现场解说。

“指导员，我的腿都麻了。”赵凯嚷嚷着，被几个战友从树上架了下来。

战士们围在一起，久久不愿离去，兴奋地议论着。标兵班班长苏坚眼里放着光，嗓门也拔高了：“九成以上是新家伙，还都是自个儿造的！”

曾在师里专业比武中拿过名次的武胜，一听这话立马接上了茬，拍着胸脯放出豪言：“等咱连也配上新式步枪，下次比武，看我拿个第一回来。”

装甲车“红旗驾驶员”任才瓮声瓮气地开了腔，带着股豪迈劲儿：“要是让咱连去参加阅兵，我开车驶过长安街，保准让全国人民都竖大拇指！”

任才的话音刚落，大家就笑起来，可笑著笑着又沉默了，目光都不自觉地望着远方。

尽管那天谁也没看到阅兵画面，但假期结束后，战士们训练时都像换了个人似的。连里的干部高兴地说：“真没想到，休息3天他们都成了‘小老虎’。”我听后笑了。

2000年开春，科尔沁草原腹地立起了电视信号接收塔。那年秋天，我连再赴那里演习，上级配发了崭新的大屏幕电视。原来那台电视机被战士们擦拭干净后，放在连队的荣誉室里收藏起来。

岁月悠悠，20多年过去了。然而，草原上那台“只闻其声，不见其人”的电视机，以及那群紧盯著满是雪花的屏幕、眼睛却闪着光的年轻士兵，始终清晰地镌刻在我的记忆深处。

文学
作品

长征

第 6778 期

每一株麦穗，都向着太阳舒展金黄
每一道犁沟，都犁向光明的方向

舞动着红飘带的地平线上
世人看见了奇迹
也看见了草根与信仰
于神州大地，写下的必然



草地之夜
油画

吴静雨作